

桐野夏生／著
安冬生／译

濡湿面颊的雨

江戸川乱歩奖

得奖作品

濡湿面颊的雨

桐野夏生/著 安冬生/译

RBH51/13

I313.4
1136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本书由日本讲谈社独家授权唯一中文简体版。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。

濡湿面颊的雨

著 者 [日] 桐野夏生

译 者 安冬生

责任编辑 罗 涛

封面设计 海 欧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8

字 数 193 千字

2000 年 5 月第一版 2000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 1-10000 册

ISBN 7-221-04351-8/I·1053

定价:60.00 元(全四册,本册 15.00 元)

1

做了一个不祥的梦。

我独坐在小型巴士后座，不知正要去什么地方，看样子是漫无目的的旅途中。

带着点寂寞的感觉，从车窗眺望外面流逝的景物时，发现巴士正驶向广阔的垃圾掩埋场。白色和蓝色的塑胶袋覆盖住整片荒野，沙尘满天乱舞，到处可见高突的垃圾丘，灌足了风、如气球般鼓胀的塑胶袋，有如生物般在小丘上蠕动。

窗外天气晴朗酷热，但我却感觉冰冷彻骨。小型巴士车顶的空调孔吹出带着霉味的冷风，让我全身冒起鸡皮疙瘩。

不久，我发现周围景物并不陌生。是雅加达，这儿是雅加达的郊外。只不过，我为何会在雅加达呢？正感到不可思议时，戴墨镜的司机回头，指着我不知说些什么。

我忽然望向旁边，不知何时，小型巴士已在类似十字路口的地方停下。我旁边的车窗外有人影。紧闭双眼的男人在身穿白衬衫的男人扶持下，朝着我身旁的窗口递来空罐。似乎是瞎眼的乞丐。隔着车窗，我和那男人相距不到五十公分。

我不由自主的凝视男人紧闭的眼睑，结果看到他眼中沁出泪珠，顺着脸颊流下。意会到对方正在流泪的瞬间，我确定那男人并非印尼人，而是我的丈夫博夫。

我立刻陷入深邃的悲伤、懊悔与憎恨交织的复杂感情漩涡里。博夫是死在这儿，雅加达。而且明明已经死了，却仍折磨着我。博夫以不住颤抖的双手递来空罐，继续流泪。

我多么怀念他啊。我怀不自禁打开巴士的车窗，想向博夫

濡湿面颊的雨

伸手。这时，背后传来焦急的喇叭声，同时司机似乎在对我说：车子要开了。喇叭声以固定频率，催促般的响个不停。

“等一下！”

叫出声的瞬间，我醒了。原来是一场梦。虽然明知是梦，内心的悸动仍未平息，因为喇叭声还持续在响。

喇叭？

直到这时我才发觉，那不是喇叭声，而是电话铃声。置于床边、代替床头柜使用的椅子上放着手表，我反射的望过去，快凌晨三点了。随着剧烈的心跳慢慢恢复正常，我身上不断冒汗。这中间，电话铃声持续响着。

想到梦中博夫那被阳光晒黑的脸颊淌着泪水，我完全无意接听电话。自从接获丈夫死讯以来，我就决定不在半夜接电话。

我静静等待，铃声在响过二十几声后，终于停止。

不接上答录机不行。我双脚慢慢从床上滑下，赤裸的脚底感觉木板地异样的潮湿。外头正下着大雨。今年的梅雨季比往年拖得更长，雨下得人心里发霉。

接妥答录机，我再度回到床上。

可能过了约莫一小时吧，正当我半睡半醒之际，电话铃声又响了。响了两三声，传来切换到答录机的声音。有什么事等明天早上再听吧，若是坏消息的话更该这样，我边想边紧闭双眼。

像平常一样，我十点过后醒来。已经听不到雨声。从阳台方向传来隔壁那四个菲律宾女人叽叽咕咕交谈的声音，好象正在讨论这种梅雨时节该不该把洗好的衣物晾到外面。

我起床拉开百叶窗，打开面向阳台的窗户往下看，一片茫然的白色雾霭笼罩新宿街道，隐约能看到隔邻大楼“姬百合单人房

三温暖”的大型招牌下半截。虽然并未上升到我住的十二楼，可是湿气和废气的臭味似乎比往常更浓烈。

“早安，美露。”

突然有声音响起，女人从与隔壁交界的阳台勉强探出头来，向我挥手。头发绑辫子，浅褐色的秀丽脸上有一对黑白分明的眼眸，是年纪最轻的辛西雅。

我也朝她挥挥手。

即使在外面碰到辛西雅，她也会像小狗般热情的打招呼，是个可爱的女孩。

“你好吗？”

正想回答“很好啊”，我突然想起半夜的电话，以及那场梦。

我微笑向辛西雅挥挥手，离开阳台，马上按下答录机的按钮。我希望尽快知道究竟是谁、为了什么事打电话来。也许是独居北海道的父亲打来的，但父亲应该不会让铃声响了几十下，再说就算真的有什么事，他也不会找我帮忙。

在我的答录之后，只有持续几秒钟的沉默。换言之，电话铃声虽然响得那么急切，打电话的人却没有任何要事。我站在电话机旁，交抱双臂沉吟着。

或许是谁喝醉后打来的，也或许只是单纯的恶作剧，却因为听到电话答录而觉得无趣。

当然，最有可能的是，有人急着找半年前仍住在这儿的父亲，却听到我的电话答录，以为拨错号码而挂断。对了，一定是这样。因为信箱上还留着父亲创设的公司名称。

即使心里这样想，仍莫名的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绝对是因为那场梦。感觉上甚至小型巴士空调吹出的带有霉味的风仍残留在皮肤上。我用力搓揉两颊，以求迅速忘掉内心的不快。但我也很清楚，不管怎样搓揉都无法消失——最主

濡湿面颊的雨

要的原因是悲伤。

真希望心情能够开朗起来。按下音响开关,调到 FM,罗伯特·帕玛(Robert Palmer)正在唱马文·盖伊(Marvin Gaye)的主打歌。我一边随着反复低回的旋律哼唱,一边脱掉身上的 T 恤和短裤,和毛巾一块丢进洗衣机里,然后淋浴。

在心情烦闷时,我总是这样想把一切的抑郁冲掉。

洗了头,仔细的润丝后,我走出浴室,用喜欢的浴巾拭干身体,全身抹上润肤乳液,头发抹上护发霜,再穿上舒适的 T 恤,心情终于平静下来。

我正用计量的汤匙舀咖啡豆时,电话铃声响了,我心想,心情才刚刚要完全恢复平静,却又有电话来打扰。

反射般的看看表,已经快中午了。

“喂,我是村野。”

“啊,是吗?你是村野小姐?搬到新宿的村野美露小姐?”

是低沉的男人声音,语气里透着迷惑,似乎不知道自己正打电话给谁。

“是的。请问你是哪位?”

“抱歉打扰,我姓成濑。”男人轻声说:“也许耀子……不,是宇野正子,曾经告诉过你,就是成濑汽车公司的成濑。”

“啊,我知道。”

成濑是我的朋友,报导作家宇佐川耀子,近年来深入交往的男人。

宇佐川耀子是她的笔名,本名叫宇野正子,但是不知不觉间,我和其他朋友都把正子叫成给予人华丽印象的耀子。

“常听耀子提起你的事。”我客套的说。

成濑只回答了一句“彼此、彼此”,不管声音或语气都显得有些焦急。停顿片刻,他接着说:“对了,耀子不在家,不知是否在

你那儿？”

“不，她没来。”

成濑困惑似的再问：“真的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我的口气大概透露出受到怀疑而不太高兴，成濑道歉似的说：“对不起，这样问太没礼貌了。”

“不，没关系。不过，你说耀子不在家是……？”

“今天有一桩要事，她约好和我碰面，可是人却不在家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她有没有对你提过什么？”

“譬如说？”

“她的近况。”

“这……我们是谈了不少彼此的近况，但你想问的是哪方面的？”

耀子跟我聊天的内容多半是些无关痛痒的日常琐事，若说这是近况，当然也未尝不可。

“譬如……耀子有没有说过她打算去什么地方？”成濑似乎相当苦恼的问我。

“这个……她倒没有特别提及。你应该不是指她有没有打算出门旅行吧。”

“不管旅行或什么都好，她没说想要去什么地方吗？”成濑执拗的问。

我觉得回答成濑的问题好象在出卖耀子，逐渐感到不悦，肯定的说：“没有。”

成濑似乎敏感的察觉到我的心情，充满歉意的说：“抱歉，突然冒昧的问这种事。”

我弄不清楚状况，随意应和了一两声，成濑又问了我所住的

濡湿面颊的雨

公寓名称,表示会再打电话来,就挂断了。

拿着话筒茫然愣立了一会儿,我直觉的想到半夜那通电话一定是耀子打来的。虽然我并非神秘主义者,但我的这种难以言喻的直觉却相当灵验。

或许耀子有急事要告诉我。我后悔自己当时没接电话。

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翻开报纸,把煮好的咖啡倒进马克杯里,依平日的习惯先看气象预报,发现下午的降雨机率为百分之七十。都已经七月中旬了,但是梅雨前锋似乎在本州南方海上呈倒∩字形滞留不动。

我从窗口仰望阴霾的新宿天空。天气这么恶劣,耀子会去哪里呢?不,她一定没有出远门,而且也没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。我乐观的想,也许只是两人吵架,耀子一气之下夺门而出,故意想让成濑担心。

耀子迷恋成濑,每次说成濑时,总是洋溢着无法隐藏的热情和执着。

咖啡又苦又热,几乎烫伤我的舌头。我把马克杯放在桌上,凝视角落的电话机。电话中,成濑的语调急切,令我挂心。我放弃看报纸,拚命回想最近和耀子接触时,她是否说过什么不寻常的话。

记得最后一次和耀子聊天是在三、四天前的午后,当时她打电话来,语气和平常一样轻快。耀子这个人很怪,有事时就只谈事情,不太会扯些无关的话题。那通电话是从办公室打来的。

“是我。”一开始,耀子并未提到有什么事。“下星期二晚上有空吗?”

我心想,她还是老样子,并回答道:“我随时都有空。”

“那么,要不要去看川添桂的表演?在六本木。”

“川添桂?”

“你不记得吗？就是专门写耽美派小说，也弹奏小提琴的那位。你应该也去过一次。”

“啊，是他呀。”我是想起来了，不过或许是没多大兴趣，印象并不深。

“有件事我觉得不太对劲，想到时候确认一下，你陪我去吧。”耀子用半强迫的语气说：“我现在把节目单传真过去，你把电话拨到传真好吗？”

“好啊。”

“那么，拜托喽。”

只是这样而已。仔细想想，她似乎有些无精打采，但从电话得来的印象并不可靠。我从抽屉拿出她当时传真过来的节目单，上面写着“黑暗夜会 性欲与禁忌”，另外印有女人身穿暴露的黑色吊带式紧身皮革装，以手指拉着乳头上的环饰的照片。耀子一向喜欢这类活动。

这时，对讲机的铃声响了。这栋公寓的楼下并无自动锁之类的高级设备，通常对讲机铃声一响，表示访客已经站在门外。

身上只穿了一件宽松的T恤，我慌忙套上牛仔裤。

“哪一位？”

“我是成瀨。”

“请等一下。”

成瀨本人竟然来了。我惊讶的走向玄关。

“对不起，突然冒昧打扰。”

打开门，体格强健的高大男人凝视着我，轻轻点头。他身穿黑色圆领宽松衬衫、靛蓝色牛仔裤。完全未褪色的硬挺牛仔裤，和他的气质十分吻合。晒成黑褐色的粗壮手腕戴着大型潜水表，听说他大约四十二、三岁，不过看起来更年轻精悍。

我很惊讶，因为他的外表和我想象中的差距极大。听耀子

濡湿面颊的雨

形容，成濑是相当精明的中古车进口商，偶尔还会干一些骗人的勾当。

譬如，她因为车内照明不亮，或冷气开关出毛病等问题，把车送到成濑的车厂修理，结果一直弄不好，理由是零件没有库存或必须排除待修。等车子好不容易送回来时，仪表板的里程数却增加了一百公里。

——搞不好把我的车租给其他人用呢，否则就是让员工开出去兜风。

我记得耀子说过这样的话，所以一直想象成濑是那种身穿意大利西服、能言善道的浮夸男人。但眼前的男人外表看起来却很诚实。

不过，成濑的眼神果然比一般人锐利聪敏，和我寒暄过后，立刻检视是否有耀子的鞋，之后又巨细靡遗的观察整个室内，仿佛只要任何耀子的东西，他绝对不会漏掉。

“耀子没来。”

“我想也是。”成濑没有看我，喃喃自语道。

那种神态令我害怕，因为他完全不相信我说的话！

“我可以进来吗？”说完，他开始解工作鞋的鞋带。

“请便。反正即使我说不行，你也打算进来吧。”我交抱双臂靠着墙，无可奈何的望着成濑。这种气焰很盛又突然闯入的男人令我不快。

“是的。”成濑不以为意的继续解鞋带。

这时，房门突然被用力推开，一位卷发的年轻男人大摇大摆的走进来，手上拿着行动电话，见到我也不打招呼，反而恫吓似的耸耸肩。他那身夸张的打扮，让我瞠目结舌。

上身是鲜蓝和蓝宝石绿的抽象图案丝质衬衫，搭醒蓝色的短裤和柔软的深蓝色人造皮便鞋，脖子及手腕上分别挂着粗金

项链,以及一只劳力士满天星表。如果身上的衣服真的是凡赛斯(Gianni Versace),全身上下应该价值四百万元之谱吧。当然,这不是从事普通职业的人的装扮。

我想起以前出入父亲事务所的人,他们都是些看似正常,却不按牌理出牌的人。

“就是这位大姊吗?”年轻男人朝成濑轻轻点头后,看着我,威胁似的说。声音里透着轻微的北关东腔。

“君岛,你在这里等一下。”成濑脸孔紧绷,朝男人说完,迳自进入我的房间。我想跟进去,叫君岛的男人却一言不发的抓住我的手臂。

“你干什么!”我挣脱手臂,怒骂道。

他乖乖放开手,似乎被我凶巴巴的态度吓到了,但旋即后悔自己如此反应,轻轻咋舌后,朝着我放在玄关的短靴旁吐了一口口水。我心想,还好没吐进鞋内,不过对于仿佛长不大的中学生般幼稚的君岛感到些微恐惧。

“对不起,村野小姐,请你过来一下。”擅自进入房内的成濑叫我。为了找耀子,他可能连浴室、厕所,甚至床铺底下都看过了。

我没有回答,和君岛互瞪一眼之后,慢慢走向自己的房间。看到我因愤怒而满脸通红,成濑首度微微露出笑容。

“抱歉,真不好意思。”

“究竟是怎么回事?”我一屁股坐到椅子上。“能请你说明一下吗?”

“也没什么好说明的,事情很单纯,何况我也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”成濑满脸不悦的说,并耸耸肩表示不耐,视线望向丢在阳台角落的旧海报。“总而言之,耀子带着一笔巨款失踪了。”

濡湿面颊的雨

“骗人！”我挑高眉毛，大声反驳。“这绝对有问题！耀子不会做这种事的。”

成濑的视线回到我脸上，疲惫的笑了。“我原本也这么相信她。但这是事实，她带着我托她保管的一亿元失踪了。”

听说金额高达一亿元，我已能了解事态的严重性，也明白成濑和君岛特别赶来这里的原因。即使这样，我仍确信这中间出了什么差错，因为耀子是我所有朋友中最聪明的，她绝对不可能做出卷款潜逃这种蠢事。

我瞥了成濑一眼。成濑正茫然望着我的脸，我想他一定也有同感吧。

“她会去哪儿呢？”

“如果知道就好了。”成濑也拉出一把椅子坐下。

隔着餐桌面对面坐下后，我们首度正面凝视对方。成濑两颊瘦削，眼神锐利，容貌英俊，不过似乎消耗了相当多的体力，眼睛充血，眼窝下方出现黑眼圈。

“你为什么把那么多钱放在她那里？”我半喃喃自语的问。

“那些钱原来是暂放在我那儿的。……该怎么说呢？”成濑从口袋掏出万宝路淡烟，用名牌打火机点着。

我递上小玻璃碟代替烟灰缸。他接过，说了声“谢谢”。

“坦白说，那是周六我向总公司借来的钱，但是昨天正好有个专为客户举办的高尔夫配对友谊赛，我必须前往伊东，所以不得已暂时把钱放在耀子家，并告诉她我星期日傍晚会回来。但今天早上伊东下大雨，比赛停止，所以我提早赶去她家，可是耀子不在家，钱也不翼而飞了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把钱放在自己家？”

成濑似笑非笑的望着我，表情似乎在说：你应该知道才对呀。

“我已经一年多没回家了。”

我当然知道原因是和耀子陷入畸恋关系。——成濑已有家室，夫妻间为此常起勃溪。

“但是耀子绝对不可能做这种事，或许她被卷入某种犯罪事件……”

“怎么可能？她的护照、行李箱，甚至随身物品都不见了。如果不信，你可以跟我去看。”成濑嘴唇扭曲，恨恨的说。但不管他怎么说，我仍旧不相信耀子会做这种事，其中绝对有隐情。我一边啜着凉了的咖啡一边这样想。

“不过，你怎么会找到我这里？”

“我又急又慌，四处寻找线索。我想或许她在出门前会打电话去哪里，就按重拨键，结果发现她打过电话给你。不，就算没这件事，我还是会来找你，因为你和耀子感情最好，对不对？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我点点头，终于明白方才成濑讲电话的态度了。“昨夜，不，应该是今天凌晨三点左右，电话铃声确实响个不停，但是我没有接听，等后来接上答录机，铃声又响过一次，可是对方并未说话。还有，虽然我们感情不错，她也不太会把重要的事告诉我。”

“是吗？”成濑言下之意似乎不太相信。“对了，车子呢？”

“车子？”

“耀子说 BMW 借你用了。”

“啊，没错。”我想起向耀子借车的事，霎时颇觉狼狈。“我没去看。我最近一直没用车。”

“车停在哪里？”成濑已经站起身。

耀子手上有另一副车钥匙，就算半夜来开走，我也不意外，何况本来就是她的车。

“就在这栋公寓的停车场。”

濡湿面颊的雨

“你也一块儿来吧。”

“我不要。”

“拜托。”成濑起到我身旁，用力抓住我的手臂，我只好心不甘情不愿的站起身。

“要去哪里？”坐在玄关的君岛也站起来，想跟我们一起去。成濑制止他：

“你留在这儿。也许会有什么联络也未可知。”

“好吧。”君岛突出下颚表示同意，并用无神的眼眸威胁似的瞪我一眼。在狭窄的玄关擦身而过时，我闻到君岛身上强烈的Egoist香水味。

成濑弯腰，仔细的系鞋带。虽然独居，可是衣服很干净，一望即知是律己严肃的男人，想必他的车厂也整齐又清洁吧。

我套上橡胶拖鞋，倚着墙壁，冷冷注视着成濑优雅俐落的动作。

“走吧。”成濑拉住我的手臂，开门跨出走廊。辛西雅和同伴茉莉正面带不安的望向这边。她们穿及膝的黑色紧身裤、原色大T恤，彼此手握着手。

辛西雅正想开口，突然从门缝间看到君岛面向这边大刺刺的站着，两人的手握得更紧了，似乎一眼就看出君岛是流氓。

“没事，别担心。”我对辛西雅微笑。

茉莉拉着辛西雅退回房间。

成濑已进入电梯，正按着“开”的按钮等我。

“邻居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成濑按下一楼，望着我。“你从事什么工作？”

“耀子没告诉你？”

“没有。”成濑不太感兴趣的瞥了我一眼。

穿着洗得泛白的T恤和褪色牛仔裤，短发湿漉漉的黏在未化妆的额际，脸色仍因悲伤而苍白，眼角已有鱼尾纹的三十二岁女人，看起来会有魅力吗？

“完全无法想象你从事哪种工作，是和耀子一样当作家吗？”

“不，现在无所事事。”

“以前呢？”

“曾在广告公司待过。”

“哦？为什么不做了？”

我没回答。成濑大概也发现自己问太多了，未再追问。

“不错嘛，没有工作还能过日子，这种生活开销一定很大吧。”

“不，我很节制，所以几乎花不了多少钱。”

“那倒还好。”成濑微笑，希奇的凝视着我，好象第一次对我产生兴趣。

电梯到达一楼，门刚打开，立刻冲进两名幼儿。成濑问他们要上几楼，替他们按钮，转身对我说：“真令人惊讶，想不到新宿二丁目也有孩童居住。”

“他们会成为好孩子的，因为有许多坏榜样可以让他们自我警惕。”我面无表情冷冷的说。

成濑苦笑，点头致歉道：“你是指君岛吗？对不起，那家伙是地痞混混。”

穿过楼下大厅时，成濑指着成排的不锈钢信箱说：“‘村善侦探调查事务所’是你住的房间？”

我心想，反正他一定也看过信箱里面，就坦白回答：“是的，家父以前当私家侦探，现在退休了，在北海道养老。”

“私家侦探？很希奇的工作嘛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濡湿面颊的雨

“你不会也打算当私家侦探吧。如果不是,没换下公司招牌不要紧吗?”

“没关系。”

“没有人打电话或上门委托调查吗?”

“有是有,但我无所谓。”

或许我的语气显得不耐烦,成濑浮现诧异的神情。坦白说,信箱上的公司名称或自己的工作,我根本毫不在乎。

走出楼下大厅时,浓灰色的天空洒下豆大的雨滴打在我手臂上。看天色,好象一场骤雨即将倾盆而下,不过实际上却还要等一段时间,是那种非常懊热、令人意志消沉、自体内深处发懒的恶劣天气,而且新宿二丁目周日上午的臭味——垃圾的臭味——也从四处飘过来。

我们默默走向建筑物后方。停车场是在环绕公寓四周的围墙和建筑物之间勉强辟出的一块空间,只能停放十辆车,想在这儿租到车位极端困难。我是因为前一位租赁的车主跑路,才奇迹般的停进来。

“车在那边。”来到能看见车的地点,我松了一口气,指着说。

耀子借我使用的鲜红色 BMW320i 敞篷车和往常一样,稍靠右停在经营人妖酒吧的三楼住户的黑色 AMG 宾士车旁。我停车一向偏右。

“钥匙借我。”

“嗯。”

成濑仔仔细细查看 BMW 四周,连底盘都不放过,然后打开车门,谨慎观察内部,似乎对我随手丢放在驾驶座旁的 CD 很不满,神经质的把它们叠整齐放到后座,然后又检查仪表板、椅背后的置物袋、座椅缝隙、脚垫下等各处。真不愧是中古车业者,动作非常熟练。看到他那样巨细靡遗,我不禁感到疑惑:他到底